

“鸭唇”与装酷：四所瑞典学校的 13岁学生自拍现象的社会符号学和社会性别分析

[瑞典] 迈克尔·福斯曼 (Michael Forsman)

内容提要 通过对四所瑞典学校的13岁学生进行自拍、评价自拍的研究表明，自拍是符号学和社会性别建构的表现形式和性别实践。自拍在性别规范化、性别操演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通过认同普适价值中社会性别分化的规范完成的，尤其是通过认同男性气质的规范来完成的。在日常的、持续的线上/线下社会交往中，自拍作为真实存在的、社会性别化的传播媒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拍还可作为赋权教育的材料及文化形态，它还可在跨国、跨文化工作中使用。

关键词 自拍 社会性别 青少年 媒介实践 社会符号学

通常来讲，自拍是指“用智能手机或网络摄像头拍照给自己拍照，然后上传至社交媒体网站”的照片（《牛津在线词典》）。自拍中最常见的版本是对脸部进行中、近景的拍摄。绝大多数的自拍照集中在外貌、表情和穿衣风格的拍摄上，也包括对宠物或其他物品、或新衣服的拍摄。还有不少自拍照集中展现了身材、臀部、胸部、乳沟和腿部^[1]。这些通用的惯例使自拍照自然而然更关注外貌、表情和身体，从而更注重可视表征、操演文化、文化规范的社会传播，反映了关于社会性别，年龄，种族和性的具体实践。

根据戴娜·博伊德^[2]的观点，自拍可被视为印象管理的一种，它包括身份认同的三个方面：第一，我所理解的真实的自我；第二，我认为的他人的眼光；第三，在他人眼中，我希望被如何看待。因此，与博客或视频日记^[3]相比，自拍是一种更加“个人化的类型”（personal genre）。然而自拍并非只是自我表现；自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亨利·詹金^[4]所说的“参与式文化”的一类，用户生成的内容^[5]在“网络公众”^[6]中传播。大部分的自拍文化发生在社交网站（SNS）上，如Instagram或Facebook。正如博伊德^[7]所说，在网络空间里，图像的公开是默认的，而隐私则不易保护。但真正重要的是个人网络结构^[8]。正是在这个社会框架里，图像发生作用，

产生了社会意义并得到认同。因此，自拍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性话语，因为它们在网络空间中引起反响（例如被点赞），也与线下的生活、与图片上传者的符号性动机有关^[9]。

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发端。本文运用了近期的一份瑞典报告^[10]，其英文标题为《“鸭唇”与装酷：社交媒体、游戏和视觉交流中的4-7年级男女生》（*Duckface/Stoneface. Social media, gaming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among boys and girls in grade 4 and 7*）。这项研究是由瑞典媒体委员会委托进行的（政府机构，主要任务是促进未成年人成为有意识的媒体用户，并保护他们免受媒体的负面影响），有近150名儿童参与。

在访谈期间和工作坊进行中，自拍现象不断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对自拍图像的实践和讨论与社会性别有很大关联。同时由于我们的访谈对象是10到13岁的儿童，我们发现年龄也是影响自拍和社交媒体参与的一个重要参数。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只基于对13岁儿童的访谈。

我将首先介绍自拍现象的社会背景，并简单介绍瑞典媒体委员会委托给我的任务。接下来我将从社会性别理论^{[11][12]}、媒体理论^[13]和社会符号学^[14]的角度来论述我的观点。

我认为自拍现象有三个维度：第一，自拍是社会性别表现的一种形式；第二，自拍是性别化的媒体实践和线上/线下的社会传播方式；最后，针对将自拍作为性别教育的材料和形式，我做了一些注解。

自拍是女孩子在Instagram上干的事。她们化上妆，翘起鸭唇来显得性感，这样能得到更多的“赞”。她们在课间跑去厕所自拍，然后上传到网上，学校其他女生会评价她们。而我更喜欢电脑和网游。

（两个13岁的男孩说道）

男孩子们说他们不喜欢自拍，但是他们在洗手间照镜子时却摆出臭脸装酷。他们觉得自己很酷。他们戴上鸭舌帽，脱掉衬衫来炫耀六块腹肌。他们把镜头举高，眉毛上扬，跟贾斯汀·比伯一样。

（两个13岁的女孩讲道）

自拍热

本项目的实证部分于2013年春天进行。那时，自拍现象作为一种视觉性别实践和社会体系正风起云涌（尽管我们的访谈对象认为这些照片是“个人影像”）。同年，《牛津词典》宣布“自拍”为年度词汇，英国媒体也预测了一股“自拍热”。从芸芸众生到好莱坞明星、音乐名人贾斯汀·比伯、蕾哈娜，再到世界领导人奥巴马总统和罗马教皇，似乎都在自拍或者群拍（Ussies，指多人一起拍）。

自拍热的技术前提是仍在进行中的视觉文化转型。这一切都归功于口袋大小的、

便携的、个人的手机摄像头，以及简易直接的图片编辑和网络传播、评论功能。在线上流行文化和社交网络的回路中，“自拍”已成为形容各种利用电子设备进行自我塑形的综合术语。很多不同的自拍亚种也不断演化出来，如 Belfie（the butt selfie 屁股自拍），Helfie（the hairdo selfie 发型自拍），健身自拍和葬礼自拍。

一般自拍都通过快照来完成，公认的基本风格是写实。同时它的风格非常程式化，带有浓重的主观意识。拍摄的地点和时间、拍摄者的形象、想表达和传达的信息，都可以通过上传的照片表现出来。根据戴娜·博伊德的理论，自拍可被视为一种印象管理，涵盖了身份认同的三个方面：第一，我所理解的真实的自我；第二，我所认为的他人的眼光；第三，在他人眼中，我希望被如何看待。这是正在展开的身份认同研究的一部分^[15]。正如瑞典媒体和性别研究人员珍妮·桑德^[16]在关于在线身份认同一文中提出的：“我通过写作创造自己”；这一过程中，他人的反映如同一面镜子，而线上自我形象再现的过程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

尽管自拍照是发布在网上的，但拍自拍似乎是个人的事。同时，由于分享的个人图片数量过多，并不容易全部捕捉到，自拍可以被看作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形式；而面部、身材、造型与照相位置等细节也消失于马赛克版的程式中。由于标准化和重复度很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拍促进形成并表现了社会性别、年龄、种族和个人状态（如幸福、社会地位等）等这些当前盛行的文化规范，并为媒介化个人传记的编写和记忆工作的进行提供了模板。

在图片分享网站如 Instagram 上，无数个帖子罗列于以下分类之下：#我#自拍#粉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图片是由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发布的，其中大多数是女性。这些自拍照中出现的人们似乎“来自世界各地”。然而也应该注意，并非所有人都是“自拍族”。一些人不参与自拍是因为不想拍，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首要原因是因为没有经济或技术前提条件，即没有智能手机或上网设备。

瑞典这篇文章对 9 - 13 岁的孩子进行了研究，他们中大多有智能手机和移动上网设备，这使得他们无形之中成为了自拍群体的一员。对他们而言，自拍照主要通过 Instagram 上传，其他一些 SNS 网站如 facebook、Kik-messenger、Snap Chat 等也与自拍现象有关。以中国为例，大约有 6 亿人活跃在社交媒体。在中国，微信（类似于 WhatsApp）中有自拍和图片等功能，人们可以“聊天”或者“视频聊天”，就像芬兰媒体研究员米克·维利说的那样^[17]。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以发送图片的形式向朋友问好，就如同发短信和打电话一样。

研究发端

最开始促使瑞典媒体委员会进行这项研究的原因是，在他们对儿童的媒体访问、使用以及态度的半年度的数据统计中，反映出儿童在媒体使用上的显著的社会性别差异。简言之，12 岁以上的男孩子喜欢玩游戏，而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则对 Instagram，

Tumblr, KIK Messenger 和 Facebook 等极为着迷。

在媒体委员会的要求下，本研究将是民族志的、探索性的，它将大量的儿童包含其中，其数据反映了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的网络媒体使用情况。媒体委员会还要求，该项目提供一些教学材料，供教师和其他人员使用。

本研究的总体方法是比较宽泛，它包含三个相关的主题，分别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媒体、游戏以及视频聊天。所有的研究包括 26 个焦点小组访谈（n 94）、十三个个人访谈（n 19）和两个工作坊（n 52）。研究对象是来自于四所学校的 142 名儿童，他们来自大斯德哥尔摩地区，社会经济和种族背景各不相同。

我们的访谈小组是性别同质的。我们以学校和家庭为两个关注点，询问了访谈对象与媒体设备（智能手机、电脑）互动的日常实践。我们的问题包括他们在手机和电脑上玩的游戏，也包括他们最喜欢的 YouTube 频道、博客和视频博客；我们还问了关于视频聊天的问题，比如以自拍形式进行的视频聊天。同时，我们还向访谈对象展示了一些自拍照，希望能引发对话。

基于更理论化的基础，我希望重新定义委员会委派给我的项目。原研究的重点是性别角色，认为孩子们受到媒体的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性别角色被不断继承和模仿。而我则更加认同朱迪思·巴特勒的建构主义理论，与她著名的社会性别操演理论相一致，即社会性别构成中，“表达即结果”^[18]。

我也认同雷温·康奈尔将社会性别作为身份认同中重要原则的观点：其影响不只限于青少年，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同质社会化的对等人际关系中。正如康奈尔所说，社会性别是“社会实践保持有序的方式”^[19]。康奈尔强调孩子不是白板一块，也不该是某种预设的性别心理演化指令的作用对象。孩子们也有社会能动性（social agency），他们的社会性别建构应被视为对社会性别代码的积极挪用（active appropriations）过程，这种挪用在当时的社会性别制度下，显得合情合理。其中有两项普遍的规范与瑞典社会性别历史学家伊凡·赫德曼的观点一致：两性的分离和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建立^[20]。很多这样的“社会性别行为”都是在同质社会化的对等人际关系框架中发生的，这个过程充斥着主体间的监督和修正，而成为“规范化”过程的一部分^[21]。

我也试图摆脱这样的观点，即媒体使用是已存在的性别差异在兴趣和倾向上的反映。相反，我想探讨社会性别和年龄是如何在媒体空间中、在不断进行的身份认同谈判中被积极编码、创建、操演并解码的。我也质疑认为媒体的使用是学校以外的现象这种看法，因为智能手机和其他媒体小工具的使用让我们当代的媒体文化深深植根于学校当中。

我的另一个目标是，抛开传统的将媒体解读为文本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媒体使用是一种实践。在这里，我深受杰出的英国媒体学者尼克柯尔迪的影响^[22]。我将基于柯尔迪的现象分析理论，而不是从文本导向的角度来理解媒体、使用媒体。研

究的重点是将媒体的使用放入日常生活中，将其作为社会的、现行的、定期的与人的需求（联系、确认、社区、信任等）相关的实践活动。柯尔迪的部分观点是，当今媒体文化的核心是与电脑和智能手机紧密联系的，它不断发展、无处不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移动的、社会的、互动的。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体实践方法，这与我们个人媒体相关，并在不断演变，如冲浪、上传、点赞、转发、互粉，检查、贴标签、搜索等行为，或者是拍自拍与大家分享。

柯尔迪并未将自拍作为他的一个例子，但他提倡的新媒体实践的某些特征却适用于自拍这种现象。例如柯尔迪将实践命名为“展示和被展示”，这意味着上传图片使自己被人看见，分享、传播照片也是与此相关联的行为。“出席”是另一种相关的行为，柯尔迪认为，它的意思是通过贴图、点赞和分享等行为，达到在社交网络中“现身”的目的。柯尔迪也强调，他所指的是“关于自我的工程”，即通过媒体实践，不断塑造和再塑造线上/线下的身份。

在此基础上，我将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和呈现我的实证材料：自拍是社会性别表现形式；自拍是性别化了的社会符号学表现方式；自拍是社会性别教育的材料和形式。

自拍作为社会性别表现形式

基于霍尔斯^[23]把媒体视为表现形式的开创性观点，可以认为自拍能描述并构建它们所代表的事物。通过不同的编码形式，自拍能够展示不同的人、他们的身体、社会性别等。

有很多人做过有关什么是理想的编码、解码的调查，当拍摄、上传、评价其他人的自拍时，青少年和年轻人的主张最重要。其中，爱沙尼亚媒体研究员安德拉·西巴克做过此类研究^[24]，下面是西巴克所提出的有关自我表达和印象管理的惯例和规范的总结。在我所做的研究中，对十三岁孩子的访谈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和这些规范类似。

- 如果你的形象和专业摄影的效果相似这很好。与名人的视觉标准相关也很好，或者与使用你网络的其他人的视觉风格相似。

- 你应该上传一些你自己觉得能显出你好看或更漂亮的照片，和那些你认为能让别人觉得你好看的照片。

- 你的图片形象应该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那就是你的生活很有趣。

瑞典媒体研究者安雅·赫德^[25]所做的有关自拍的视觉规范和完美标准理想的研究更明确的基于社会性别。赫德在一个有关自拍的广泛材料的文本分析中表明，活泼、帅气、健壮的男性身体（和广告、体育等相关）和摆造型的女性身体之间存在视觉二元对立。根据赫德的观点，男性身体更具自信，男性不想依赖相机或他人的评价来展现自己。与此相反，女性身体更需要“男性的凝视”，由“可看性”

构成^[26]。

我们访谈的女孩大都对自拍有很多可谈的，甚至表现出对这一话题极大的热情和参与度。然而相比而言，几乎没有一个男孩想谈自拍这一话题，至少不想在采访中当着他们的同伴谈论。以这次面试中的五个男孩为例，他们来自斯德哥尔摩内城区中央的一所学校。

D：我几乎从来不上传自拍照。

Z：我也是。我只是看看别人的。

(F. 2. 五个男孩)

单独访谈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这里有两个13岁男孩的谈话记录(I. 6)：

K：在某个网站需要个人相片时，我就用网络摄像头拍一张自己的照片再上传。然后，照片就永远在那里了，就不改了。

J：再也不会改吗？

K：至少在我还是那个网站的会员时一直不会改。(笑)

而女孩们则更愿意谈谈视觉编码。与“可看性”、男性凝视时表现出的自我意识以及同伴的评价相关的其中一个规范是，自拍照最好能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大。

V：一般来说你上传的都是看起来比你实际要大的自拍照。

R：而且你不会上传那些显得你难看的照片(笑)

V：照出来的你并不总能让你满意。

.....

R：但你可以用特效和滤光。

V：不管怎样，如果照片里的我没有化妆，我肯定是不会上传的。

R：我也不会，因为上传的话所有的人都会评论：“看呢，她竟然没化妆！”

另一种不断出现的视觉自我意识编码和“女孩自拍照”的审美编码是，你的照片最好有点“扭曲”。为获得这种视觉效果，可以斜着相机拍照，或者使用图片共享应用中的滤镜。以下这三个女孩认为，要想让你的自拍照在他人看来，尤其是你的同伴看来更动人更“自然”，你的照片必须是扭曲的。

S：我必须稍微扭曲一下照片。(笑)

C：没错，这样显得更优雅。

R：对，不然你就会显得很僵硬，就像那谁来着，对，希特勒。

(F. 23. 三个女孩)

在这次谈话中，对南部郊区三个女孩的面试体现了另一个视觉规范，即“太爱表现”也不好，这可能会影响你的名声，以及在线上或线下别人对你的看法。

A：一些人拍照时化特别浓的妆。

C：她们只是希望有更多人点赞。

A：也许她们上传或发送照片后，会吸引到男孩的注意，但当之后他们在现实生

活中见到这个女孩后，就会说，哟！你怎么和在网上看到的不一样。

(F. 23. 三个女孩)

我们对女孩的其中一些采访中出现了另一种分类，即把所谓的“严肃”的照片和所谓的“不严肃”的照片的分类。我对这种分类的理解是，它取决于照片在何时、何地、和谁以及为何被拍摄下来，也取决于拍照者将照片放在网上之前和之后的感受对比。通常说来，“严肃”的照片指那些不怎么过分去表现的图片，你只想让自己“自然”点。也就是说，你没怎么化妆，你的照片也许会有点扭曲，但你绝对没有翘鸭唇。照片里出现任何显露出你知晓相机以及男性凝视的存在的表情，都是“严肃”的照片。

与此相反的则是不严肃的自拍。这种拍照中，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你对照片并不满意，但还是找到个理由上传了它。通常，不严肃的自拍是和朋友一起用群拍软件拍摄的照片。这样的照片里，你和你的朋友笑得不成人样，或者扮鬼脸，装笨装傻，只求开心有趣，以此嘲弄照片应该“好看”的规范。

我们同样问了女孩们她们是如何看待男孩自拍照的。女孩子们说她们很少看到男孩在自拍照中笑。她们说男孩故意不笑是为了让自己更酷。我们也了解到许多男孩的自拍是在镜子前摆造型照的。但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在对男孩的访谈中探索这种视觉编码，因为他们真的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对“男孩对着镜子自拍”的实用解释是，这种形式的视觉编码能让你更容易在自拍中包含除了你的脸之外更多的东西，比如你的腹部和躯干，还有你的“六块腹肌”（如果你有的话）。

男孩子们唯一承认上传的图片并非是那些他们有意识放在网上供更多人看的自拍照，而是那些被称为“功能照片”或“陈述性照片”的图片，这样的图片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方式描绘一个地方、一场活动或某件事，作为拍照者社会自我定义的一部分。

好的，但是如果你想自拍，你的自拍照会是什么样的呢？

J：我不太清楚。也许是和我的狗一块儿站在房子外拍一张就行，或是其他什么。

K：我认为男孩更喜欢拍他们周围的事物，而不是他们自己。也许就像当你在埃菲尔铁塔或在国外比如美国时自拍，或者你站在一幢高楼上自拍。

J：这很好。但是每天在同一地点摆同样的姿势自拍，我觉得很没必要。

当然，关于社会性别差异的视觉构建及相关的编码实践还有很多可说的，但我们的部分访谈和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并不吻合。但在我继续下一个话题之前，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概括一下在我们对那些13岁的访谈对象进行访谈时体现出来的视觉实践和行为编码，这种编码是男女分化的：

<p>“女孩自拍”</p> <p>拍很多自拍照，直到有自己喜欢的为止</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会调整相机角度，不让自己看起了胖或丑，不会上传不好看的图片- 素颜情况下拍摄的照片，不会上传- 看起来很开心- 新买的衣服，一定要秀一下- 看上去很漂亮- 使用 Instagram 的滤镜功能，让图片更漂亮- 如果要翘“鸭唇”，就一定翘得漂亮。- 露一点乳沟但又不能太暴露- 看起来要自然	<p>“男孩自拍”</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迫不得已，不会自拍- 总是试图看起来很帅- 看起来有活力，拍摄一些有趣的事物或地点- 帽子向后戴更酷- 仰视或俯视；眼睛朝上看，眉毛上扬（如果想对女孩有吸引力的话）- 穿着整洁，或穿潮牌- 拍运动也不错，比如骑动感单车或玩滑板- 如果有腹肌，就不穿上衣- 不用太多发胶，这样会使自己看起来像同性恋- 不翘“鸭唇”- 看起来要自然
---	--

自拍作为一种社交方式

照片分享和评论的社会维度并不新鲜，但随着视觉图像通过社交媒介传播过程的电子化^[27]，对于这种社会维度的讨论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种新的视觉秩序。在吉尔·沃克·雷特贝格的书《我们如何使用自拍、博客和便携式设备来塑造自己》(*How We Use Selfies, Blogs and Wearable Devices to See and Shape Ourselves*)^[28]中，她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从单张图片的角度来理解自拍现象，而是应该理解为一系列并且累积而成的现象。可以说，一张图片会引起一系列的拍摄。

因此，社会视觉符号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拍。与结构符号学不同，社会符号学并不认为符号是随机的或遵循某种潜在的结构。相反，这些符号是有情境的，是“修辞者”激发的，他产生、分配和使用了一些符号。如克雷斯^[29]提出：

在交际过程中，符号创造者们通过符号媒介化自己的社会故事、目前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环境的意义；在表现和交流中进行的文化资源重塑中，这种创造也变得有形。

从社会符号学来看，社会和情景语境中的交际语用决定着符号的意义，其内涵包括修辞者与符号资源。因此，可以把自拍理解为社会话语。自拍在哪儿拍摄的，会引起怎样的反响（点赞等），都是话语的内容。将自拍作为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将它作为日常惯例。将自己的图像发送给朋友，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像打电话、发短信一样。在自拍照中扮鬼脸、显露疲态，都能给朋友、给个人线上社交网络中传递出很多信息。这一切都取决于拍照者是将它上传在 Instagram 一类的 SNS 上跟所有的粉丝分享，还是用 WhatsApp 类软件将照片发送给一两个朋友。图片的意义可以是：“我想你。”或者：“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不觉得那所学校很垃圾吗”“上车时给我电话”等。它是在个人的个性化网络中传递和分享图片的情境和时刻决定了

这个消息。^{[30][31][32][33]}。

如我上文提到的，在焦点小组访谈时，我们给访谈对象提供了很多自拍照。我们得到的回馈证实了社会符号学对研究自拍及其他类似主题而言，是卓有成效的。很多自拍照和系列自拍，都被我们的访谈对象解释为一种行为或一个故事。当看到我们提供的自拍照时，他们这样解释道：

她独自一人在家，非常无聊，所以她对着走廊的镜子自拍，透过镜子能看到她的新手机。她希望有人在网上能和她聊聊天。

他想炫耀一下刚买的运动衫，也想炫耀下他可以喝很多红牛（功能饮料）。

我一直试图说明，对自拍是社会性别的实践形式这一看法需要更多地引入社会化的角度。我还想阐述自拍和现实的场景和空间的关系，这是了解自拍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接下来的两组访谈中，现实情况作为前景出现。同时，在学校环境中和在家庭环境中的自拍是不同的。

E：在学校自拍时，会和一群朋友去洗手间，然后锁上门自拍。自拍都在镜子前。

(F. 15. 三个女孩)

N：通常情况下，我会在自己的房里。因为如果家人去洗手间，我在那自拍会有点尴尬。如果我拿着智能手机在那（洗手间），我哥哥无论问我什么，都得不到回答。（他会问）“嘿，你在干什么呢？”

(F. 4. 三个女孩)

在我们的焦点小组访谈中，还存在另一个社会和性别方面的维度，即“女孩自拍”和“男孩自拍”是在不同的价值尺度中被讨论的。很大程度上，焦点小组的对话、措辞和交流都遵循着巴特勒所称的异性恋矩阵^[34]而进行，可以把它看作是评价文化和审查文化的一部分。

男孩在谈起女孩对手机的使用时，态度非常不屑，有时甚至有点自负。

女孩在谈论自己的行为 and 自拍照时也表现出不满。她们谈到，她们应该反省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使用了“依赖”“沉迷”等词语来形容。另一种看法是，与玩游戏相比，女孩通过自拍展现的外貌和造型，并没得到认可。男孩和女孩都以一种略带鄙视的、咄咄逼人的方式对女性身体进行评价。由于我们是在研究单性别的焦点团体，可以将他们的行为置于某年龄段的同质社会化的性别矩阵^[35]中来理解。在这个例子中，三个男孩（F. 5）以电视上运动解说员的口吻，对女孩的照片进行了讨论：

A：恩。她们的脸看起来像是鸭子一样。

L：妆太浓了。

……

F：在女孩中确实有些造型很流行。

A: 比如,她们会转过身来对着镜子拍张自拍照,这样既可以照到脸又可以照到屁股(做了下动作)

F: 我认识个女孩,她每天都要在Instagram上上传2,3张图片。真是太无聊了。每次你更新,都肯定会看到她新传的相片。到现在她至少上传了500张照片了。我说的是至少啊。

L: 可以说,许多这样的图片都是在同一个地点拍摄的。

I: 你不会这样做吧?

F: 绝不(强调)。

A: 就算我们要上传,也会是很自然的相片。

这部分的访谈带有贬低的成分,这些贬低特有地与女孩在自拍中对性别的表现有关。无论采访男孩还是女孩,都是这种情况。在贬义的评价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术语。

第一个术语是“鸭唇”。根据《城市词典》的定义,鸭唇就是“紧闭双唇,嘟起嘴巴,让人感觉颧骨更高,嘴唇更丰满”。翘起鸭唇,把自拍上传或发给朋友,是大多数女孩都会做的事。“鸭唇”可以看成通过模仿来吸引男性的眼光的一种方式,在朋友之间可能会被认为是友好的、有趣的,而可能会引发其他人的质疑,或被认为很肤浅。

另一个术语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瑞典单词:“fjortis”。这个词代表了“十四岁了”。但“fjortis”这个词本身并非只关乎年龄,它与相貌和行为举止有关。这个术语以一种轻蔑的方式作用于女生。多年以来,“fjortis”的说法在瑞典年轻人中逐渐落伍,但它仍被用来表明某人表现出不再属于某个年龄圈子。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他们会化浓妆、拗造型、摆态度,通过穿衣打扮表明自己在聚会、在消费,在过着享乐主义的生活。往往一个“fjortis”被认为爱表现、爱修饰自己,同时又“过分性感”^[36],这也是在我们对女孩子的访谈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我举2个例子:第一组的访谈对象是来自斯德哥尔摩南部郊区的一所学校中的五个女孩(F.19)。

I: 鸭唇是什么意思?

S: 就像这样(她嘟起嘴巴)

I: 上传这样的照片,你认为她们是想表达什么?

B: 她们想男孩来搭讪。

D: 引起男孩注意。

B: 就好像穿了一件露肩毛衣。

(F19 五个女孩)

第二个例子访谈了从北部郊区的三个女孩。

N: Fjortisar 通常可以得到上百个点赞,因为他们对着镜子晒屁股(笑)。

I: 你还在用 fjortis 这个词么?

A: 不, 现在用 “orre”^[37] (黑松鸡)。

N: 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想获得注意力的人。

I: 啊, 那么 Orre 一般做什么呢?

N: 比如穿着内衣在雪天里打滚……希望在 Facebook 上获得更多点赞。

(F4 三个女孩)

对社会性别边界的教育研究

在总结之前, 我想探讨将自拍现象与媒体素养话语^[38]联系起来的可能性, 以及将这些形式用作流行文化和日常实践的教育材料的可能性, 即高特莱特所称的“创新法”^[39]。为了解决性别比例、社会性别规范、性别不平等和权利等问题, 在我参与的瑞典媒体委员会项目中, 我们尝试进行了小规模的工作坊, 在四所学校中的两所中进行了尝试。

工作坊包括两部分内容: “性别公告板”和“性别头像”。两者都以正式任务的形式分配给学生, 并且按照小组作业的要求, 要求在两小时的研讨会的最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

第一部分称为“性别公告板”。我们采取性别同质群体的方法以减少群体压力, 四到五个同学为一组共享一台电脑, 开始工作。学生们可以离开自己的座位, 观察其他组是如何解决问题、如何讨论、如何相互交流意见的。在这部分里, 学生要在20分钟内尽可能多的在网上找到完美的异性图片以及异性所拍的自拍照。对这些图片进行取样后, 各组须选一组图片, 并说明选择的原因, 将这组图片以PPT的形式展示给他人看。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上文所描述过的流行文化以及视觉、社会规范的刻板印象, 尽管之后在与全体学生面前的对话中, 在搜索、选择、展示和讨论过程中, (学生们)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观念突破。

第二部分称为“性别头像”。这一部分中, 学生要用纸笔进行简单的绘画, 画出所谓的性别形象。我们也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 混合了性别。任务是画三幅画, 一幅关于“他”, 一幅关于“她”, 一幅关于“Hen”(一个瑞典术语, 在瑞典各种大众语篇中使用的越来越普遍, 代表社会性别中立)。我们对于这三个特征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描述, 只是提了一下它们必须以某种形式与网上活动或者兴趣爱好相关。同样, 学生要在全班面前对此任务进行简短展示和讨论。同样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性别头像”部分中, 出现了类似的学习过程和社会互动。学生们在教室里走动、相互交流, 看看他人做什么并相互帮助,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一般来说, 与“公告板”部分相比, 学生绘制的头像有更高的自由度, 受社交网站模版和网络的影响较少。

关于这些研讨会可说的还有很多, 受篇幅限制, 我只能简言之。无论在线上

还是线下，男孩和女孩的生活相当不同，这一点在青少年期早期尤其明显。因此，在学校开展学生自己很少讨论的问题的讨论，必将对他们有所裨益。我们所进行的两组工作坊，给学生提供了切实的机会，让他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被认为跟学校语境无关的事情的观点。在本项目中，学生们的实践和知识被教育语境化了，使得他们有机会反思日常媒体实践和媒体生态，这是他们平时很少能做到的。整个项目给我的印象是，学生很少有机会讨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和实践，大部分时候他们的行为都是被以保护、教授的名义而进行矫正。在我们做工作坊的这两所学校里，两位老师也证实，学生很少能这样聚精会神、全身心地投入这样的讨论中。

结论

本文中，我以四所瑞典学校的青少年为例，探讨了自拍作为一种有性别区分的媒体活动以及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及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在讨论自拍是社会性别表现的一种形式时，我结合了图片上传以及分享自拍这一行为的社会层面进行了讨论。自拍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别差异性，集中表现于身体和相貌上。自拍的另一个特点是男孩和女孩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和男性相比，女性的行为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

由此而论，本项目所进行的实践也证实，自拍可以作为教学过程中的符号资源和材料。在今后有关自拍的研究中，可对自拍的行为和规范进行跨国比较，将性别和视觉自我呈现更多地与空间、地缘政治因素、年龄、社会等级和种族等进行交错分析，这些研究方向都将得到有趣的结果。

作者：瑞典索德脱恩大学（Södertörn University）副教授

译者：田依雨，奥尔堡大学及国际关系学院硕士

注释

- [1] Hirdman, A., *The lonely phallus. Media images, pornography and gender* (Swe. title: *Den ensamma fallosen; mediala bilder, pornografi och kön*) Atlas, 2012.
- [2] Boyd, D., "Why Youth (Heart) Social Network Sites: The Role of Networked Publics in Teenage Social Life". In Buckingham, D. (ed). *Youth, Identity, and Digital Media*, MacArthur Foundation Series on Digital Learn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 [3] Lüders, M., Prøitz, L. & Rasmussen, T., "Emerging personal media genres," *New Media and Society*, 12 (6), 2010, pp. 947 - 963.
- [4] Jenkins, H., *Fans, bloggers, and gamers: Exploring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Jenkins, H., Fors, S. & Greem, J., *Spreadable media. Creating value and meaning in a networked society*.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3.
- [6] Boyd, Danah,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Networked Publics: Affordances, Dynamics, and

- Implications,” I Papacharissi, Zizi (red)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7] Boyd, D. ,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8] Raine, L. & Wellman, B. , *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2.
- [9] Kress, G. ,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 [10] Forsman, M. , *Duckface/Stoneface. Social media, gaming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among boys and girls in grade 4 and 7* (Swe. title: *Duckface/Stoneface. Sociala medier, spel och visuell kommunikation bland pojkar och flickor i årskurs 4 och 7*), Stockholm, Statens Medieråd, 2014.
- [11] Butler, J. ,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12] Connell, R. W. ,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2012.
- [13] Couldry, N. ,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2012.
- [14] Kress, G. ,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 [15] Drotner, Kirsten, “Leisure is hard work: digital practices and future competences,” in Buckingham, David (red.) *Youth, identity, and digital media*, Cambridge, MA: Heinemann, 2008.
- [16] Sundén, J. , *Material Virtualities. Approaching online textual embodi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3.
- [17] Villi, M. , *Visual mobile communication. Camera phone photo message as 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ted presence*, Jyväskylä: 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2010.
- [18] Butler, J. ,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25.
- [19] Connell, R. W. ,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2012, p. 71.
- [20] Hirdman, Y. , “The Gender System.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 (Swe. title: “ Genussystemet. Reflexioner kring kvinnors sociala underordning ”), in *Kvinnovetenskaplig tidskrift nr 3*, 1988, pp. 49 – 63.
- [21] Connell, RW, “Teaching the boys. New Research on Masculinity, and Gender Strategies for School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98/2, 1997, pp. 206 – 235.
- [22] Couldry, N. ,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2012.
- [23] Hall, S.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Open University, 1997.

- [24] Siibak, A. , “Constructing the Self through the Photo Selection: The Importance of Photos on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 no. 1, 2009. Siibak, A. , Commenting on pictures: Teens negotiating gender and sexualitie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exualities*, September, 2013.
- [25] Hirdman, A. , The lonely phallus. Media images, pornography and gender (Swe. title: Den ensamma fallosen: mediala bilder, pornografi och kön) Atlas, 2012.
- [26] Mulvey, L.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7] Van Dijck, J. ,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8] Rettberg, J. Walker, *Seeing Ourselves Through Technology. How We Use Selfies, Blogs and Wearable Devices to See and Shape Ourselve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4.
- [29] Kress, G. ,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69.
- [30] Boyd, D. ,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31] Kress, G. ,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 [32] Rettberg, J. Walker, *Seeing Ourselves Through Technology. How We Use Selfies, Blogs and Wearable Devices to See and Shape Ourselve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4.
- [33] Villi, M. , *Visual mobile communication. Camera phone photo message as 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ted presence*, Jyväskylä: 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2010.
- [34] Butler, J. ,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35] Barbour, Rosaline, *Doing Focus Groups*,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2007.
- [36] Lindgren, S. & Lundström, R. , “Screening Gender in Swedish ‘Fjortis’ Videos on YouTube,” presented at Screening Gender, HFF Potsdam, Germany, September, 2011, pp. 22 – 24.
- [37] Orre, 这个词源于一个土耳其词 orospu, 意思是低俗, 下贱, 放荡。
- [38] Buckingham, D. , *Media education. Literacy, 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Malden, Mass. : Polity, 2003.
- [39] Gauntlett, D. , *Creative explorations: New approaches to identities and audi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07.